41

032.
Ti281t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　隆緯貞甫校

射

觀德 射之爲言者繹也繹者各繹已之志也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作矣 禮義 射

傳射 陳音曰黃帝之後楚有弧父者生於楚之荆山生不見父母爲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羿傳逢蒙 吳越春秋 逢蒙作射 世本 射起于黃帝 禮正義

脩臂 史皇產而能書羿脩臂而善射 淮脩務

国立国会図書館 27.4.21 図書館
26549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射雀右目 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游賀使羿射雀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重右目羿抑首而愧終身不忘故羿之善射至今稱之帝王世紀 御覽不載

徹七札 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七札焉左成下

穿柳 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客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矢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 戰國策

射猿 楚庭嘗有神白猿楚之善射者莫能中莊王自射之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矯弓操矢而往未之發猿擁柱而號矣發之則應矢而下王大悅 楚史檮杌 淮南子 幽通賦養流睇而猿號大

貫風 甘蝿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飛衛學射於甘蝿而巧過其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衛曰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風於牖間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箭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昌既盡衛之術乃謀殺飛衛一日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

爲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爲父子列子湯問

連鵰 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繳繳乘風振之連雙鵰于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列子蒲且子見雙鳧過之其不被弋者亦下 淮南子 張華勵志詩蒲盧縈繳神感格禽舊說蒲盧即蒲且也

曳相 孔子觀於鄉射於是退而與門人習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墻射至於司馬侯子路執弓矢出誓射者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

令射決公 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民之善射也乃下令曰民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人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不勝令下而民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射人戰大敗之以民之善射故也 韓子 柳覽的作物標也

李廣爲人長愛臂其善射亦天性雖子孫也人學者莫能及 漢書

後漢陳王寵善弩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華嶠書云寵射其秘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爲奇三微三小三微爲經三小爲緯經緯相將萬勝之方然要在機牙

袁術遣將紀靈率步騎三萬攻劉備呂布遣人招備并請靈等饗飲謂靈曰布性不喜合鬬但喜解鬬耳乃令植戟於營門轡弓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解兵不中留決鬬布一發中戟支遂罷兵 英雄記

太史慈美鬚髯後臂善射弦不虛發嘗從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策討麻保賊賊於屯裏緣樓上行詈以手持樓蓼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蓼圍外萬人莫不稱善吳志

射盾　魯肅南徙州追騎至肅自樹盾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度不能制乃相率還肅渡江上五十四

發無不中　魏舒字陽元少工射着韋布入山澤自獵大獲爲鍾毓長吏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爲坐畫後值朋人少以舒充數於是發無不中加容範閑雅殆盡其妙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嘆謝曰吾之不足盡卿才有如此射矣王隱晉書

三起三疊　庾稚恭既常有中原之志傾注漢之力窮舟車之勢師次于襄陽大會參左陳其蓳甲親授弧矢曰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眾屬目其氣也屬世說

神射　劉曜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於時稱爲神射載記

百步　前燕慕容翰字元邕晉成帝時北投宇文歸既而逃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遙謂追者曰汝可百步豎刀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中者可來前也歸騎解刀豎之翰一發便中刀鐶追騎乃散晉書

百步　慕容盛字道運遇盜陝中盛曰汝欲當吾鋒乎試豎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東身相授盜乃豎箭盛一發中之盜曰郎貴人之子

故相試耳資而遣之上

不中爲奇 賈堅彎弓三百餘烈祖以堅善射故親試之乃取一牛置百步上召堅使射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已年老正可中之恪大笑射發一矢拂眷再一矢摩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能復中乎堅曰所貴者以不中爲奇中之何難一發中之堅時年六十餘矣觀者咸服其妙十六國春秋燕書

百步射蔗 宜都王蕭慳字宣儼少善射常以堋的太闊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甘蔗插地百步射之十發十中南史

梅帖烏珠 齊柳惲字文暢嘗與琅邪王瞻博射嫌其皮濶乃摘梅帖烏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上

矢遷山南 靈丘南有高山四百餘丈羣臣仰射山峯無能踰者文成帝彎弧發矢出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三十步遂刊石勒銘魏書

射宮銘 宣武景明中幸鄴帝親射遠及一里五十步羣臣勒銘於射所後於河內懷縣親射矢一里五十餘步侍中高顯等奏聖武自天神藝夙茂巧會騶虞之節妙盡矍圃之儀威稜攸疊虺兕懾氣才猛所振勍慇弭心足以肅截九區赫服八宇盛事奇跡請勒銘射宮

射至銘所 魏北海王詳字季豫孝文自洛北巡詳嘗與侍中彭城王勰竝在輿輦陪侍左右至文成射銘所帝

. 26549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停駕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近諸人皆去一二十步唯詳箭及之帝拊掌欣笑遂詔勒銘親自爲制北史

宣武靈后胡氏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能者罰之又自射針孔中之尋關口温水登雞頭山射象牙簪一箭中之

神武迎蠕蠕公主還爾朱氏迎于木井北與蠕蠕公主前後別行不相見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鴟應弦而落妃引長弓斜射飛鳥亦一發而中神武喜曰我此二婦並堪擊賊北史后妃傳

李遠賢之弟陵之後也當校獵于莎柵見石于叢薄中以爲伏兔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石也周文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必今復爾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得獨擅其美舊唐

豆盧寧字永昌嘗與梁企定遇於平涼川相與射之七發五中企定服其能贈遺甚厚上

蕭琮字温文後梁明帝之子昭明曾孫也博學有文義兼善弓馬遣人伏地持帖琮馳馬射之十發十中持帖者亦不懼蘭書

隋末有督君謨善閔目而射志其目則中目志其口則中口有王靈智者學射於君謨久之曲盡其妙欲射君謨獨擅其美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箭來輒截

之末後一矢君謨張口承之遂齧其鏑於是笑曰汝學射三年不教汝齧鏃法耳（僉載離俎）

緩箭強弓 唐宋國公蕭瑀不能射太宗賜射俱不着垛歐陽詢作詩嘲曰急風吹緩箭弱手馭强弓欲高番覆下應西還更東十迴俱着地兩手併檠空借問誰爲此多應是宋公後帝見此詩謂蕭瑀曰此乃四十字章疏也由是與詢有隙（啓頓錄）

長弓短箭 張元一滑稽善謔時西戎犯邊則天欲諸武立功因行封爵命武懿宗統兵以樂之寇未入塞懿宗始逾邠郊畏懦而道懿宗短陋元一嘲之曰長弓短度箭蜀馬臨高蹁去賊七百里隈墻獨自戰忽然逢着賊騎猪向南趨則天聞之初未悟曰懿宗無馬邪何故騎猪元一解之曰騎猪者是夾豕走也則天乃大笑（本詩）

三箭定天山 薛仁貴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將行高宗內出甲令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十孔者卿且射五重仁貴射而洞之高宗大驚更取堅甲以賜之時九姓令驍健數十人逆來挑戰仁貴發三矢射殺之人餘皆請降擒其護葉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曰將軍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舊唐）

俱三十步 唐殿中內供奉盧廙與李畬俱非稱善射者常三元禮射廙畬雖引滿射俱不及垛而墜互言其工拙畬戲曰畬與盧箭俱三十步左右不曉畬曰畬箭去

垜三十步盧箭去身三十步大笑久之御史臺記

馬上射兎 玄宗東封徵突厥大臣扈從發都下至加會頓時有兎起于御馬之前上引弓旁射獲之頡利發下馬持兎舞蹈曰聖人神武超絶若天上則不知人間無也土因令問饑否對曰仰觀聖武如此十日不食猶爲飽也續世說

風中擲毛 羽林將劉洪善騎射常對御使人於風中擲鵝毛洪連箭射之無有不中帝賞嘆厚賜焉夫寶遺事

射空 王栖曜善射嘗與文士遊虎丘寺平野齊日先以一箭射空再發中之江東文士梁肅已下咸歌詠之南部新書天寶末逆將邢超然據曹州栖曜攻之超然乘城號令栖曜曰彼可取也一箭殞之城中氣懾遂拔曹州鐘

三發連中 肅宗初爲忠王嘗與諸王射苑中矢三發進中的觀者以爲神

破竹 宣宗幸苑中回碩伏外舍屋際有倚竹一竿可見者止尺餘去御馬百步外遂命弓橫縱正扶矢曰朕以法制威天下而党羌窮寇敢來干我連年兵不解我今射此竹卜其濟否左右聳觀上攘袖挽弓一發洞其竹分而爲二矢貫于外左右呼萬歲賀於馬前未踰月羌果滅語林

射鴈 石雄徐州人初討劉積水次見白鴈謂衆曰使吾射中其目當成功一發如言帝聞下詔褒美

掛針立鞭 李克用爲李琢所敗亡入達靼久之鬱鬱不得志人常懼其圖已因時時從其羣豪射獵或掛針于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羣豪皆伏以爲神 五代史

中鏡前 唐莊宗時薛貽矩使福州假道江西劉信出勞之謂曰亞次聞有信否貽矩曰天子新有河南未熟公名也信曰漢有韓信吳有劉信君還其語亞次當來校射於淮上也乃酌大巵望牙旗鏡首百步謂貽矩曰一發而中願以此巵爲壽否則亦以自罰言訖而箭已穿矣

神箭 王建次子元膺能射錢中孔嘗自抱盡毬擲馬上馳而射之無不中 五代史 翰林學士毛文錫作賦美之元

膺曰窮措大畏此神箭否 外史 檮杌

神中箭賞 崔仁冀父詢天成中有蕃使假道來聘乃使弧矢大誇于吳人武肅宴於龍山擊場酒酣因以酒瓶置射棚之上命蕃使射之蕃一發中瓶之竇武肅命詢曰汝能賽之乎詢曰詢雖不能願假王之威德請兼中觜竇以勝之遂授以親箭二一發中瓶之觜蕃使慙服久之王大悅因賜金瓶併帛器以獎之 吳越備史

善箭連隆 宋太宗時康保裔善騎射弋飛走不中嘗握夫三十引滿以射答鏑相連而隆大服其妙 宋史

善箭 陳堯咨字嘉謨眞宗時舉進士第一工隸書善射

嘗以錢爲第一發貫其中宋史堯咨善射亦以此自矜嘗射於家圃有賣油翁釋擔而睨之久而不去見其發矢十中八九但微頷之問曰汝亦知射乎吾射不亦精乎翁曰無他但手熟耳陳忿然曰爾安敢輕吾射翁曰以我酌油知之乃取一葫蘆置於地以錢覆其口徐以杓酌油瀝瀝自錢孔入而錢不濕因曰我亦無他唯手熟爾陳笑而遣之金波遺事

發矢貫三 范廷名善騎射嘗出獵有羣鳥飛過廷名發矢並貫其三觀者駭異所至處彈射殆絕宋史

月支 曹子建白馬篇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耶鄲淳藝經云馬射左邊爲月支三枚馬蹄三枚

御

五馭 保氏掌教國子以五馭一曰鳴和鑾二曰逐水曲三曰過君表四曰舞交衢五曰逐禽左周禮

作御 乘雅作御寒哀作御呂覽世本韓作寒

造父師 造父之師曰秦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秦豆氏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迺告之曰古語曰良弓之子必先爲箕良冶之子必先爲裘汝先觀吾趨趨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秦豆氏乃立木爲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趨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秦豆歎曰子何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列

飾食量力 造父善御者也善視其馬節具飲食量其馬力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量其力也 管子

日行千里 周穆王王乘驊騮騄耳使造父爲御日行千里往見西王母 史記

馬旁出 延陵卓子乘蒼龍於翟文之乘前則有錯飾後則有利錣筴則引之退則筴之馬前不得造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脚造父見之泣終日不食因仰天而歎之筴所以進之也錯則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錣在後 韓子

世以爲巧 昔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爲整齊而歛諧投足調均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索而樂進馳騖若滅左右若鞭周旋若環世皆以爲巧 淮南

恣欲 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恣欲於馬者擅轡筴之制也然馬驚於出蹏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筴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蹏也 韓子

銜勒 閔子騫爲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善御馬正銜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而極千里棄其銜勒而專用箠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無銜勒而用箠策馬必傷車必敗故曰御四馬者執六

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力齊馬心回旋曲折唯其所之故可以取長道可赴急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家語

千里之逐 王子於期爲宋君爲千里之逐已駕察手物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申純引而却之馬掩迹拊而發之彘逸出於竇中馬退而却筴不能進前也馬駻而走轡不能正也韓子

腐索扞馬 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懍懍焉若持腐索之扞馬子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御皆人也以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如之何其無畏也家語

馬佚 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曰馬佚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悅顏回退後三日物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于廐今聞之促駕召顏回問曰子何以知畢馬之佚也對曰以政知之昔者堯舜巧于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禮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知之公曰善誠若吾子之言也上韓詩外傳同 旬于謂問于顏闔莊子問東野稷見莊公顏闔云云

民御 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

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東則馬失道矣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飛策之助也孔子

二易二後 趙襄王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於期逐三易馬而三後襄王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逮臣先則恐逮于臣夫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在于臣臣尚何以調于馬此君之所以後也韓子

秋駕 尹儒學御三年而無得焉私自苦痛常寢想之中夜夢受秋駕於師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受道於子也恐子不可予也今日教子以秋駕尹儒反是仰面再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夢受之淮南

去鞭策 鉗且大丙之御除轡銜去鞭棄策車莫動而自舉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耀而玄運電奔而鬼騰故不招指不咄叱騁若飛鶩若絶矢躡風追奔歸朝發樽桑日入落棠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年夫鉗且大丙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伏羲女媧不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純而一不嘐喋苛事也上

乘雲入蜺 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驚蜺忽歷遠彌高以極往經紀山川蹈騰崑崙排閶

閶淪天門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不能與之爭先是故大丈夫以天爲蓋以地爲輿四時爲馬陰陽爲御乘雲凌霄縱志舒節以馳大區今兩師洒道使風伯掃塵電以爲鞭策雷以爲車輪上游於霄霓之野下出于無垠之門劉覽偏照復守以全原道

良工 夫馬者良工御之則和馴端正致遠道矣僕人御之則遲奔毀車矣民者譬之馬也堯舜御之則天下端正桀紂御之則天下奔於歷山尸子

調和馬 夫御者馬體調乎車御心和乎馬則雖歷險至遠進退周旋無不如意雖有騏驥騄耳之良而使烏獲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不御也淮南

數

九數 大司徒六藝注數九數之計周包犧氏始畫八卦作九九之數以合六爻之變魏劉徽九章算經序黃帝定三數爲十等隸首因以著九章漢備五數夏侯陽算經序

數名 十十謂之百十百謂之千十千謂之萬十萬謂之億十億謂之兆十兆謂之經十經謂之垓十垓謂之補十補謂之遝十遝謂之載十載謂之極有物者有事者紀於此矣過此往者則其數可紀其名未之或聞也夫數一爲特倚奇隻二爲再兩偶雙三爲參四爲乘風俗通

數度 數度之道以六爲法數度之始始於微細有形之物莫細於毫是故立一毫以爲度十毫爲髮十髮爲氂

十釐爲分十分爲十十寸爲尺備於六故先王以爲天下用也賈誼書

豎亥 山海經曰帝令豎亥步目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選九千八百八十步豎亥右手把算左手指青丘曰五億十萬九千八百天地東西二億三萬二千里南北二億一千五百里天地相去一億五萬里也

載數之極 一行算法曰萬萬穰爲載數之極矣或問之曰何以數之爲載按孫子算經云古者積錢上至於天天不能容下至於地地不能載天不能蓋地不能載故名曰載

算物順理 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算數事物順性命之理也書曰先其算命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算術宣於天下漢注歷志

九九 齊桓公設庭燎爲士之欲造見者甚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是以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爲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士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逆小流所以成大也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言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朞月四方之士相攜而並至說苑

越王餘算　晉安有越王行海作算有餘弃之於水生焉異苑

南郡宜城王子山刹泰山從鮑子眞學算博物志

玄菟曹元理嘗從其友人陳廣漢廣漢曰吾有二囷米忘其石數子爲計之元理以食筯十餘轉曰東囷若干西囷若干遂大署囷門後出米西囷中有一鼠大堪一升東囷不差圭合元理後歲復過廣漢廣漢以米數告之元理以手擊床曰遂不知鼠之殊米不如剝去面皮矣廣漢爲之取酒鹿脯數片元理復算其資業曰何供饋之偏耶廣漢慙曰有倉卒客無倉卒主人元理曰姐上蒸狍一頭厨中荔枝一柈皆可爲設廣漢再拜謝辱自入取之盡日爲歡其術後傳南季南季傳楊珧珧傳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玄妙焉西京雜記

趙達河南人治九宮一算之術究其微旨是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効或難答曰飛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吳志

顧譚每省簿書未嘗下算徒屈指心計盡發疑謬下吏以此服之吳志

雞兎算　雞兎算國史譜紀之尚不明上下頭下下腳腳即折半下見頭除腳見腳除頭上是雞下是兎南部新書

度　度之起起於何答曰度之起起於忽忽是神虫口中

吐絲名也十忽爲一絲十絲爲一毫發蒙算經

量量之起起於何答曰量之起起于粟粟是陰陽而生從六甲而出故六粟爲一圭十圭爲一抄上

稱稱之起起於何答曰稱之起起於黍黍是三稜草子也十黍爲一絫十絫爲一銖上

相

異相 傳言黃帝龍顏顓頊戴午帝嚳駢齒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陽周公背僂皐陶馬口孔子反羽斯十二聖者皆在帝王之位或輔主憂世蒼頡四目爲黃帝史晉公子重耳仳脇爲諸侯霸蘇秦骨鼻爲六國相張儀仳脇亦相秦魏項羽重瞳云虞舜之後與高祖分王天下論衡

世人 世人固有身虛而志立體小而名高者於聖則否是以堯眉八彩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文王四乳然則世亦有四乳者則駕馬一毛似騏耳上

師曠 師曠見太子晉曰汝聲清浮汝色赤火色不壽王子曰後三年上賓於帝汝愼毋言殃將及汝師曠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周書

王使 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聞其能相人也見其二子馬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必有後於魯國左文元

姑布 姑布子卿見趙簡子簡子偏召其子使相之

子卿曰無爲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母恤母恤至則子卿起曰此眞將軍矣簡子曰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也雖賤必貴簡子於是廢太子伯魯而以母恤爲太子 史記

形而未也 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隆顙其頭似堯其頸似皐繇其肩似子產然自腰已下不及禹者三寸纍然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而嘆曰形狀末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家語 史索隱

蔡澤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熟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四十三歲矣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綬於腰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歲亦足矣 史記

非相 古者有布姑子卿今之世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

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爲君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爲小人也故長短小大善亦形相非吉凶也蓋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楚之孫叔敖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霸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白公之亂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掌長短大小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焉仲尼之狀面如蒙倛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皐陶之狀色如削瓜閎夭之狀面無見膚傳說之狀身如相鰭伊尹之相面無須麋禹跳湯偏堯舜參牟子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邪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耶荀非相

驅方心圓 魏安釐王問子順曰馬回之爲人雖少文梗亮直有丈夫節也吾欲以爲相可乎答曰知賢莫若君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聞諸孫卿其爲人也長目而豕視者必體方而心圓每以其法相人千百不失臣見回而甚疑其目王用之三月果以詐得罪孔叢

豺聲狼心 大梁人尉繚說秦始皇以并天下之計始皇從其册與之亢禮衣服飲食與之齊同繚曰秦王爲人隆準長目鷙膺豺聲少恩虎視狼心居約易以下人得志亦輕視人我布衣也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須得志天下皆爲虜矣不可與交游乃亡去論衡

聽音聲 有龍淵者桓帝時善相人也於聽音聲尤妙二

千石相者龍淵下牀贊之令長起侍贊之自六百石以下皆坐而言之先相張濟當以財得三公濟常依淵以觀視有相者輒往來之會解瀆侯往相到門淵曰公當有至相何憂貧乎侯去淵謂濟曰可厚事之濟遂往盡爲償債別以數百萬修居置業桓帝崩無嗣解瀆侯入爲天子曰濟遂至司空項氏始學篇詮

四十小厄 朱建平善相術文帝爲五官將坐上會客上十餘人文帝問已年壽又命徧相衆賓建平曰將軍曰壽八十至四十時當小有厄願謹護之後文帝皇初十年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也吾其決矣頃之果崩魏志

崑崙 孝武李太后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爲會稽王有三子繼夭其後諸姬絕孕將十年乃令善相者遍相宮人時后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宮人皆謂之崑崙既至相者驚云此其人也而有虎厄帝召侍太后數夢兩龍枕膝日月入懷生孝武及會稽王道子既登尊位服相者之驗而怪有虎害且生所未見乃令人畫作虎因以手打虎戲便患手腫痛遂以疾而崩幽明錄晉書

龍行虎步 初桓玄篡位妻劉氏尚書耽之女也聰明有智鑒嘗見帝因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瞻視不凡恐不爲人下宜早爲之所女曰我方平蕩中原非俗莫可待關隴平定然後議之宋書高紀

飾冠 宋長城僧願善相宗慤微時皆曰謂宗君應爲三州刺史後果鎮廣豫等州宋哉帝召見之取東冶囚及一奴美顏色者飾以衣冠令相願指囚曰君多危難下階便應鉗鎖謂奴曰君下賤人暫得免耶南史

日月相 齊明帝脾上有赤痣常秘不傳江祏勸帝出以示人晉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士祖示之曰人皆謂此是日月相卿幸勿泄言洪範曰公日月之相在軀如何可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悅南齊江祏傳

預有伏龍 梁武帝初爲司州刺史有沙門自稱僧暉謂帝曰君預有伏龍非人臣也復求莫知所之梁書

奇聲侯 桓武帝起兵時呂僧珍一夜忽頭痛壯熱及明而顙骨益大其骨法蓋有異焉又嘗語親舊曰吾肯在蒙縣熱病發黃時必謂不濟主上見語卿有富貴相必當不死俄而果愈及僧珍童兒時從學有相工歷觀諸生指僧珍曰此有奇聲封侯相也後梁武帝起義平東昏封平國侯南兗州刺史齊書

許負之術 宣修容善許負之術曾正會登樓還語人曰太尉今年必當不濟時靖惠王宏尚康勝或以爲不然曰步行向前氣轉殊下若其不爾不復言相至其年末靖惠王薨及昭明入朝又云必無嗣立之相俄而昭明薨金樓子

九州骨成 梁宜豐侯修參軍陳晃善相人修因法會將

晃自隨令相簡文有天下否晃言簡文九州骨成必踐帝位而地部過弱非但王幾蹙侵兼恐不得善終（三國典略）

五十小厄 梁元帝初從劉景授相術因訊以年答曰未至五十當有小厄禳之可免帝曰苟有期會禳之何益及四十七爲魏所滅（南史）

相不可憑 庾喬子夐少聰慧家富於財好賓客食必列鼎女貌狀豐美頤頰開張人皆謂夐必爲方伯無餘乏之慮及魏尅江陵卒致餓死時又有水軍都督褚蘿面甚尖危有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上朱建平善相鐘繇以爲唐舉許負何以復加然相王肅年踰七十位至三公肅六十二終于終領軍耳史氏以爲蹉跌吾以爲相不可憑也

念賢字 盖盧爲兒童時在學中讀書有善相者過學諸生竟詣之賢獨不往笑謂諸生曰男兒生死富貴在天也何遽相之乎（高僧傳）

臉薄顴凍 東魏御史賈子儒善相太常卿崔暹引子儒潛觀齊王儒曰人有七天之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臉薄顧速非帝主相也皇甫王又竊觀王於道曰此不作物會是乖濛者謂太原公洋（三國典略）

相貌非常 龐晃知高祖非常人深自結納及高祖去官歸京師晃迎見高祖於襄邑高祖甚歡晃因白高祖曰

公相貌非常名在圖籙九五之日幸願不忘高祖笑曰何妄言也項之有雌雄鳴於庭高祖命晃射之曰中則有賞然富貴之日持以爲驗晃射而中高祖撫掌大笑曰此是天意公能感之而中也隋書

非人臣相 郭弘道字大實善相謂隋高祖曰公天中伏犀下相接於眉此非人臣之相願深自愛高祖取弘道銀盆置之於地引弓射之謂弘道曰向言有驗當一發中之既發應弘而中弘道曰願公事驗之後賞金盆高祖大悅唐書

四五得大官 來和善相術同郡韓則嘗詣和相謂之曰後四五當大官人初不知所謂則至開皇十五年五月而終人問其故和曰十五年爲三五加以五月論四五大官槨也和言多此類著相經四十卷

頭目賤人 乙弗弘禮善占相初刺史泗州薛大昇隋時當坐事沒爲奴貞觀初與數人詣弘禮次至大昇曰君奴也欲何所相咸曰何以知之弘禮曰觀其頭自眞是賤人但不知餘處何如耳大昇有慙色乃解之視之弘禮曰看面不異前言占君自腰以下當爲方岳之任其占相皆此類也貞觀末卒焉唐書

伏犀貫腦 馬周詣袁天綱相綱曰馬侍御伏犀貫腦兼有玉枕又背如負物當富貴不可言近代以來君臣道合罕有如公者公面色赤命門色暗耳後骨不起耳無

根恐非壽者周後至中書令年四十八卒舊唐岑文本謂所親曰馬君論事會丈切理無一言可損益聽之纚纚令人忘倦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鳶肩火色騰上必速恐不能久新

龜息火眞 袁天綱相竇軌伏犀貫玉枕當于益州立功名果然又相李嶠曰睡則氣從耳出名龜息必貴芝田錄

貴人在舟 袁客師常與一書生同過江登舟訖遍視中舟人顏色謂同侶曰不可速也遂相引登岸私語曰吾視舟中數十人皆鼻下黑氣大厄不久豈可知而從之但少留舟未發間忽見一丈夫神色高朗跋一足負杖驅驢登舟客師見此人乃謂侶曰可以行矣貴人在內吾儕無憂矣登舟而發至中澤風濤忽起危懼雖甚終濟焉詢驅驢丈夫乃是婁師德也後位至納言焉定命錄

棄官放親 孫思邈年百餘歲善醫術謂高仲舒曰君有貴相當數政刺史若爲齊州刺史邈有一兒作尉事使君雖合吃杖君當憶老人言願放之後果如其言已剝其衣訖忽記憶遂放上

被落更棄 張柬之任青城縣丞已六十二矣有善相者云後當位極人臣衆莫之信後應制策被落則天怪中第人少令於所落人中更揀有司奏一人策好緣書寫不中程律故退則天覽之以爲奇才召入問策中事特異之即收上第拜王屋縣尉後至宰相封漢陽王上

厄　韋處厚在開州也常有李潼崔冲二進士來謁留連百餘日會有過客西川軍將某者能相術於席上言李潼三日內有虎厄後三日處厚與諸客遊山寺自上方抵下方日已暮矣李先下崔冲後來冲大呼李云待冲來李聞待冲來聲謂虎至顛蹶墜下山趾絶而復蘇數日方愈及軍將迴謂李曰君厄過矣傳載

占事者神　常相衮之在福建也有僧某者善占色言事若神相國惜其僧老命弟子就學其術僧云此事天性非其造次爲傳某嘗於相君左右見一人可教遍名得小吏黃徹焉相命就學老僧遂於閑室中置五色彩於架令視之曰世人皆用眼力不盡淬熟看之旬日後乃倘詔其白者後半載看五色即洞然而得矣命之曰山若間中之視五綵迴之白晝占人因傳其方訣且吉後代當無加也李忠公吉甫云黃徹之占袁許之亞次也

相處市者　五代錢鏐縣錄事鍾起有子數人多竊從之遊豫章人有善術者望斗牛間有王氣斗牛錢塘分也因遊錢塘占之在臨安遂以相濾隱市中陰求其人私謂起曰占君縣貴人求之市中不可得視君之相貴矣然不足當之術者過起家鏐適從外來見起反走術者望見之曰此眞貴人也名至熟視之顧起曰君之貴因此人也乃慰鏐曰子骨法非常願自愛

眞將相　李周盧嶽謂之曰吾少學星曆且工相人子方

順隆準眉目疎澈身長七尺眞將相也吾占天象晉必有天下子宜留事晉以圖富貴上

術士

術士崔玄豹以相法言人事多中莊宗尤信重之以爲北京巡官明宗爲內衙指揮使重誨欲試玄豹乃使他人與明宗易服而坐明宗於下坐召玄豹相之玄豹曰內衙貴將也此不足當之乃指明宗於下坐曰此是也因爲明宗言其後貴不可言明宗卽位思玄豹以爲神召至京師趙鳳諫曰好惡上所謹也今陛下神其術而召之則傾國之人皆將奔走吉凶之說明宗遂不復召上

下獄相

宋齊丘微時日者相之曰君貴不可言然亞夫下獄相君實有之位極之日當早引退庶幾保全齊丘登相位數載致仕復以大司徒就徵未幾坐陳覺詩干紀事乃賜死南唐

龜文

晉太常卿程邈足下有龜文嘗召相者視之相者告曰君終有沈溺之厄其後使於浙右竟葬於海魚之腹嘗讀李固傳云固履龜文而位至三公卒無水害同事而異應也玉堂閑話足履龜文者二千石相書

履白於面

歐公嘗曰少時有僧相我耳白於面名滿天下唇不着齒無事得謗其言頗驗佚池筆記

眼似主敦

李承之在仁宗朝官州縣因郡吏報包拯拜黎政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承之正色曰包公無能爲

今知鄞縣王安石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此人也邵氏錄

得龍一體 慶曆中河南道士許衆妙善相以爲曾魯公脊骨如龍王荆公目睛如龍蓋人能得龍之一體者皆貴極人爵見豫章人黃庠手口左手得龍爪雖得魁天下而不仕若右手得之則貴矣庠果爲南省第一未及廷對而死老學菴筆記

跛履嘶聲 蕭注臨江新喻人熈寧中上殿奏對上問今臣僚中孰貴曰文彥博其次韓琦又問王安石何如注曰牛形人任重而道遠又一說云裕陵問文彥博跛履韓琦嘶聲何爲背貴注曰若不跛履嘶聲陛下不得而臣因問韓絳王安石馮京注云安石牛耳虎頭視物如射徑行直前敢當天下大事然不如絳得和氣多清波離志

骨相所招 東坡自謫海南歸人有問其遷謫艱苦者坡答曰此乃骨相所招少時入京師有相者云一雙學士眼半箇配軍頭異日文章當知名然有遷徙不測之禍今日悉符其語瑞桂堂暇錄

白日伯主 蜀人云李順敗后逃至荆渚入一僧寺有僧孰視曰汝有異相當爲百日偏伯之主何自在此汝宜急去今年不死尚有數十年壽又云方順之作有術士拆順名曰是一百八日有西川耳安能久也如斯而敗老學菴筆記

論心 相形不如論心心相有三十六善不近小人不忘故舊不念舊惡常行陰德之類三十六善全有位極人臣諺曰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 青箱雜記

貴人福二 貴人之福有三愛談清虛常親文史衣不嫌舊食無重味此修福貴人志願許國氣義邁倫好賢樂善急流勇退此積福貴人廣務華飾慣爲奢侈多歡少憂深居簡出此享福貴人又云文人似武必率武人似文必執畧舉此數事則知相非止於氣色形神今之議相徒啓其倖心增其忘想爾故荀子有云擇術之謂也

就日錄

畫品

畫廣雅云畫類也爾雅云畫形也說文云畫畛也象田畛畔也所以畫也釋名云畫掛也以彩色掛象物也

象形 陸士衡云丹青之興比雅頌之述作美大業之馨香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大於畫

六法 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寫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 畫品

成化助倫 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古先聖王受命應籙則有龜字效靈龍圖呈寶自巢燧已來皆有此瑞迹映乎瑤鈴事傳乎金册庖犧氏發於榮河中典籍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畫萌矣黃軒氏得於溫洛中籀蒼頡牡馬歷代名畫記

觀畫　曹子建云觀畫者見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見三季暴王莫不悲惋見篡臣賊嗣莫不切齒見高節妙士莫不忘食見志節死難莫不抗首見放臣斥子莫不歎息見淫夫妬婦莫不側目見令如順后莫不嘉貴是知有乎鑒者畫也

圖畫之宗　世本云史皇作圖黃帝臣也其唐虞之文章夏后之鼎象則圖畫之宗焉其後繪事逾精丹青之妙

畫難易　客有爲齊王畫者齊王問曰畫孰最難者曰大馬難孰易者曰鬼魅最易夫犬馬人所知也旦暮罄於前不可類之故難鬼神無形者不罄於前故易之也韓子

周公輔成　漢孝武帝欲以鉤弋趙捷好少子爲嗣命大臣輔之惟霍光任重大可屬社稷乃使黃門畫者畫周公輔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圖畫見聞誌

案圖召幸　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畫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人爲閼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爲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市籍其家資皆巨萬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爲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眞安陵陳敞新豐劉白龔寬並工爲牛馬飛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

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西京

觀古圖畫 成帝遊於從庭欲以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嬖倖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圖畫見聞誌

張衡畫獸 張衡字平子昔建州蒲城縣山有獸名駭神豕身人首狀貌惡百鬼惡之好出水邊石上平子往寫去之獸果出平子拱手不動潛以足指畫獸今號曰巴之獸入潭中不出或云此獸畏畫故不出可去紙筆即畫

獸潭歷代名畫記

三美 靈帝詔蔡邕畫赤泉侯伍代將相於省兼命爲讚及書邕書畫與讚皆擅名於代時稱三美東觀漢記孫暢之述畫

有講學圖小列女圖傳於代名畫記

雲臺北風 漢桓帝時人劉褒會畫雲臺閣一作雲臺圖人見之覺熱又畫北風人見之覺涼官至蜀太守孫暢之述畫傳物志

爲夷作圖 蜀南夷其俗徵巫鬼好盟詛投石結草官常以盟記要之諸葛亮乃爲夷作圖先畫天地日月君長城府次畫神龍及牛馬駝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遠行安邮又畫夷牽牛負酒賓金寶詣之以賜夷夷甚重之上

嚴季像 楊修字德祖有俊才與陳思王友善善畫有曲京圖嚴君平像吳季扎像並晉明帝題字傳於代上

墨落畫蠅 吳曹不興畫屏風墨落點素因就畫爲蠅孫權以爲眞以手拂之吳興雜錄張彥遠名畫記云或以爲揚修

畫龍若其 曹弗興嘗於溪中見赤龍矢矯波間因寫以獻孫皓皓賞激珍藏之至宋文帝時累月旱暵祈禱無應於是取弗興龍置水傍應時兩足矣陳朝謝赫善畫嘗閱秘閣歎伏曹弗興所畫龍首以爲若見眞龍尚書故實

見形廢宅 鍾會是荀濟北從舅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劍可直百萬常在母鍾夫人許會善書學荀手迹作書與母取劍仍竊去不還荀勗知是鍾而無得也思所以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荀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堂作太傅形像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字遂空廢世說孔氏志怪曰于時咸謂勗之報會過于所失被此書畫巧妙之極

畫聖 抱朴子云衛協張墨並爲畫聖孫鴻之上林苑圖協蹤最妙嘗畫七佛圖不點眼睛人或疑而有請協謂不爾即恐騰空而去顧愷之以丹青自名獨愼許可謂七佛與烈女圖偉而有情勢毛詩北風圖巧密於情思而自以所畫爲不及謝赫云古畫皆畧至此始精六法頗爲兼善雖不備該形似而有氣顏陵跨羣雄曠代絕筆在第一品曹弗興下張黑荀勗上名畫記

好畫 戴安道就范宣學視范所爲范讀書亦讀書就抄

書亦抄書唯獨好畫范亦爲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戴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咨嗟甚以爲有益始重畫（世說）

過江第一　晉王廙字世將善屬詞攻書畫過江後爲晉朝書畫第一音律衆妙畢綜元帝時爲左衛將軍封武康侯時鎮軍謝尚於武昌樂寺造東塔戴若思造西塔並請廙畫廙畫爲晉明帝師書爲右軍法時右軍亦學畫於廙廙畫孔子十弟子贊云余兄子義之幼而岐嶷必將隆余堂構今始年十六學藝之外書畫過目便能就余請書畫法余畫孔子十弟子圖以勵之嗟爾義之可不勗哉畫乃吾自畫書乃吾自書吾餘事雖不足法而書畫固可法欲爲之學則知積學可以致遠學書可以知師弟子行已之道（名畫記）

古畫成牛　王獻之善丹青桓溫使畫扇筆誤落因就一鳥誤悖牛甚妙（晉書）子敬又書駁牛賦於扇上此扇羲熙中尤在（名畫記）

古來未有　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多才藝尤工丹青傳寫形勢莫不妙絶世說云謝安謂長康曰卿畫自生人以來未有也（又云卿畫蒼頡古來未有也）顧常悅一隣女乃畫女於壁上當心釘之女患心痛告於長康拔去釘乃愈（搜神）

點眼睛送還扇主曰點眼睛便欲能語（俗說）顧云畫人四體妍媸本無關于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世說）

登樓去梯 顧愷之建層樓爲畫所疾風暴雨烈暑祁寒並不下筆炎涼皆遇天地明朗時乃染毫登樓去梯妻子罕見 畫品

六法爲備 宋陸探微善畫事明帝人謂畫有六法探微衛協得法爲備平生多愛圖古聖賢像唐張彥遠謂體運道舉風力頗挫一點一拂動筆新寄固自不凡矣

扇畫蟬雀 顧景秀武帝嘗賜何戡蟬雀扇是景秀畫扇戡特獻之陸探微顧戡爲吳興太守齊高帝求好畫扇戡以蟬雀自景秀始也 名畫記

寶光見之皆歎其巧絕扇畫蟬必有陸瀕患瘧經年光嘗詣

畫獅止瘧 顧光寶能畫建康有陸瀕患瘧經年光嘗詣瀕臥前謂光曰我患此疾久不得療矣君知否光寶曰不知卽伏室命筆以墨圖一獅子令於外戶榜之謂光曰此出手便靈異可虔誠致禱明日當有驗瀕命張戶外遣家人焚香拜之已而是夕中夜戶外有窸窣之聲良久乃不聞明日所畫獅子口中臆前有血淋漓及于戶外皆黜焉瀕病乃愈時人異之 八朝窮怪錄

制木方丈 謝莊字希逸性多巧思善畫制木方丈圖天下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合之則寓內爲一作畫琴帖序自序其畫云 名畫記

畫姬愈病 劉瑱字士温繪弟也文藻篆隸丹青並爲當時所稱時有榮陽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並爲當世第一瑱妹爲齊鄱陽王妃伉儷甚篤王爲齊明帝所

誅妃追傷遂成痼疾醫所不療有陳郡殷蒨善寫人面與瑱不別瑱乃令蒨畫王形像併圖王平生所寵姬共照鏡狀如欲偶寢瑱乃密使媼嬭示妃妃視畫仍唾之因罵曰故宜其早死於是情遂歇病亦痊除此妃亦被廢苦因即以此畫焚之南史三十九

三絕 梁元帝初爲荊州刺史起州學宣尼廟嘗置儒林參軍一人勸學從事二人生三十人加稟餼帝工書善畫自圖宣尼像爲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南史元帝嘗畫聖僧武帝親爲作讚任荊州刺史時畫蕃客入朝圖帝極稱善具梁書又畫職貢圖并序外國貢獻之事序具本傳

寫眞知名 武烈太子方等偏能寫眞坐上賓客隨宜點染即成數人以問童孺皆姓名矣

扇圖山水 蕭賁字文奐好學有文才能善書畫於扇上圖山水咫尺之內便覺萬里爲遙今愼不傳自娛而已南史三十四

栢堂畫聖 梁張僧繇吳人也江陵天皇寺明帝置內有栢堂僧繇畫盧合那佛像及仲尼十哲帝怪問釋門內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賴此耳及後周滅佛法焚天下寺塔獨此殿有宣尼像乃云毀折名畫記

畫鷹止鴿 潤州興國寺苦鳩鴿居梁上穢汙尊容張僧繇乃東壁上畫一鷹西壁上畫一鷂皆側首向簷外看

自是鳩鴿等不復敢來 朝野僉載

龍不點眼 張僧繇千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眼睛每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爲妄誕固請點之因爲落筆才及二龍果雷電破壁二龍乘雲騰上天未點眼者見在初吳曹不興圖青溪龍僧繇見而鄙之乃廣其象於龍泉亭其畫留在秘閣時未之重至太清中雷震龍泉亭遂失其壁方知神妙 名畫記

畫龍湖闘 鄞縣大梅山頂有梅木伐爲會稽禹廟之梁張僧繇畫龍于其上夜或風雨飛入鏡湖與龍闘後人見梁上有水淋漓始駭異之以鐵索鎖于柱 四明圖經

三祖 晉宋以來以顧長康陸探微張僧繇爲畫家三祖

像人之美張得其肉陸得其骨顧得其神妙 名畫記

二絶 顧野王字希馮宣城王爲楊州刺史野王即琅邪王褒竝爲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好丹青善圖寫王於東府起齋乃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爲二絶 陳書尤工畫草虫

畫妖 後魏元兆能行法治病有軍士女爲物所憑兆曰此畫妖也天下有至神之妖至靈之怪有在陸之精在水之魅以法治之乃廣化寺壁畫鬼魅 林登博物志

蒼鷹 北齊廣寧郡王博涉多才藝常於廳壁畫蒼鷹觀者疑其眞鳩雀不敢近 名畫記

二絶 楊子華常畫馬於壁每夜嘗聞蹄齧長鳴如索水

草聲圖龍於素卷舒之輒雲氣榮集世祖重之使居禁中天下號爲畫聖非有詔不得與外人畫時有三子冲善恭通神號爲二絕名畫記李嗣眞古畫后品

閻立德　劉殺鬼與楊子華同時世祖俱重之畫鬪雀於壁開帝見之以爲生拂之方覺錫賚巨萬名畫記

臺閣江山　隋展子虔歷北齊周至隋爲朝散大夫而所畫臺閣雖一時如董展不得以窺其妙寫江山遠近之勢尤工故咫尺有千里趣繪圖寶鑑

畫外有情　董展字伯仁汝南人以才藝稱鄉里號爲知海尤長於畫雖無祖述不愧前賢風德名流見者失色與展子虔齊名曾作道經變相爲時所稱自非畫外有情奈靈的妙入華胥之夢與化人同遊何以臻此上輕

嗣眞云董展同品董有展之車馬展亡董之臺閣名畫記

滕王蛺蝶圖　唐滕王元嬰善畫蜂蝶蒸雀驢子水牛曾見一本能巧之外曲盡情理名畫記史傳不載惟張彥遠歷代名畫記中書之及覩士建宮嗣云內中數日無宣喚傳得滕王蛺蝶圖乃知其善畫也見聞志嗣滕王湛然善畫花鳥蠭蜨官繪寶鑑

輝映前古　閻立德父毗在隋以丹青得名與弟立本齊名立本嘗寫秦府十八學士凌煙閣功臣等悉皆輝映前古時人咸稱其妙上李嗣眞云大安博陵難兄難弟自江右陸謝云七兆朝子華長逝象人之妙實爲中興

至如萬國來庭奉塗山之玉帛百蠻朝貢接應門之序位折旋矩規端簪奉笏之儀魁詭譎怪鼻飲頭飛之俗莫不盡皆豪末備得精神談賓錄立本至荆州視張僧繇舊跡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坐視觀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劉賓客嘉話

畫鶴一絶 蘇穎字嗣通畫蹤如閻本立尤善畫花鳥人物雜畫畫鶴知名屏風六扇皆鶴樣自穎始也名畫記今秘書省有盡鶴時號一絶畫斷秘書省內落星石薛稷畫鶴賀知章草書郎餘令鳳相傳號爲四絶元和中韓公武爲校書郎挾彈中鶴一眼詩人乃謂之五絶南部

畫獄相 張孝師爲驃騎尉善畫畫嘗一死而後主故畫地獄相爲尤工吳道元見之因效爲地獄變相圖繪寶鑑

畫畫師 唐王右丞維家於藍田玉山遊止輞川兄弟以科名文學冠絶當代故時稱朝廷左相筆天下右丞詩者也其畫山水松石蹤似具生而風標特出令京都十福寺西塔院有掩障一畫楓戍一圖輞川山谷鬱盤雲水飛動意出塵外怪生筆端嘗自題詩云夙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慈恩寺東院王維與畢庶子鄭廣文各畫一小壁時號三絶故庾右丞宅有壁圖山水兼題記亦當時之妙也畫斷王維嘗至招國坊庾敬休宅見屋壁有畫秀樂圖微熟視而笑或問其故維曰此霓裳羽衣

曲第三疊第一柏好事者集樂工驗之無一差者（國史補）

五馬夫　寧王善畫馬開元後花萼樓壁上有六馬滾塵圖內明皇最眷愛玉面花驄謂無纖悉不備風鬃霧鬣信偉如也後壁上惟有五馬其一失去信知神物持與變化俱也（龍城錄）

廐馬皆師　韓幹藍田人天寶中召入供奉上令師陳閎畫馬怪其不同詰因詰之奏云臣自有師陛下內廐馬皆臣之師也上甚異之（畫術）幹閉居之際忽有一人朱衣玄冠而至幹問曰何得及此對曰我鬼使也聞君善圖良馬願賜一匹幹立畫焚之數日因出有人揖而謝曰蒙君惠駿足免爲山川跋涉之勞亦有以酬効明日有人送素縑百疋不知其來幹收而用之（蜀異志）建中初會有人牽馬訪醫稱馬患腳以二千求治其馬毛色骨相醫未嘗見笑曰君馬酷似韓幹所畫者眞馬者固無也因請馬主達市門一匝馬醫隨之忽値韓幹幹亦驚曰眞是吾談色者乃知隨意所匠必冥會所肖也遂摩洋馬若蹶因損前足幹心異之至舍視其所畫馬本腳有一黠鼠方知神通靈矣馬醫所獲錢用慿數主乃成流錢（酉陽雜俎）玄宗好犬馬御廐至四十萬遂有沛艾犬馬命王毛仲爲監故使燕公張說作駟牧須時主好藝韓君問生遂命悉圖其駿則有王花驄照夜白等時岐薛觀之御廐中皆有善馬幹並圖之遂爲古今獨步祿山

之亂沛茨馬種遂絶名畫記嘉祐中有使江南者渡采石牛渚磯風大作不可渡於是祷中元水府祠是夕夢神告留馬當相濟既寤　獻所藏韓幹馬已而風止乃渡

米芾畫史張萱周昉皆工士女韓幹畫馬戴嵩工牛或問曰何以但擧韓幹而不言曹霸止引戴嵩而弗稱韓滉答曰韓師曹將軍戴法韓晉公但擧其弟可知其師也至如鑒鑒暨猶子鷗皆善畫馬但取其尤著者明之難即遍擧也

世俗見馬即命爲曹韓韋見牛即命爲韓滉戴嵩甚可笑諺云牛即戴嵩馬即韓幹鶴即杜荀象即章得也

吳道子開元中將軍裴旻居喪詣吳道子請於東都天宮寺畫神鬼數壁以資冥助道子答曰吾畫筆久廢若將軍有意爲吾纏結舞劒一曲庶因猛厲以通幽冥旻於是脫去纏服若常時裝束走馬如飛左旋若轉揮劒入雲高數十丈若電光下射旻引手執鞘承之劒透室而入觀者數千人無不驚懼道子於是援毫圖壁颯然風起爲天下之壯觀道子平生繪事得意無出於此見聞志　其畫在寺之西廡又張旭長史亦書一壁都邑士庶皆云一日之中獲覩三絶明皇雜錄吳道子凡圖圓光皆不用天度規畫一筆而成有尹老云吳生畫與善寺中門內圖圓光時長安市肆老幼士庶競至觀者

如堵其圓光三筆揮掃勢甚風旋人皆謂之神財畫錄吳道子畫內殿五龍其鱗飛動每天欲雨即生烟霧名畫要錄吳道子訪僧請茶僧不加禮逐精筆硯於壁上畫驢一頭而去一夜僧房家具並踏破被惱亂不可堪僧知是道子邀邀到院祈求乃塗却畫處盧氏雜說吳道玄畫景雲寺地獄變相寺僧等云吳生畫此寺時京都人來觀感懼罪修福田兩市屠沽魚肉不許入市而三階院西中三門裏南吳生畫龍上刷天王下墨即如鐵有執爐天女竊眸欲語寺塔記道玄傳神寫照如欲笑語開元淨城記寺西廊萬菩薩院門裏南壁有畫仙佛畫鬼神及鷓鴣若脫壁軫與吳道子同時吳以其藝過已寡人刺殺之

明皇天寶中忽思蜀道嘉陵江水遂假吳生驛騄令往寫貌及回日帝問其狀奏曰臣無粉本並記在心遣于大同殿圖之嘉陵江三百餘里山水一日而畢時有李思訓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壁累月方畢明皇云李思訓數月之工吳道子一日之跡皆極其妙也明日雜錄畫斷

立宗召李思訓畫大同殿壁兼掩障異日因奏對詔云卿所畫掩障夜聞水聲通神之佳手也畫斷

鄭虔善畫山水饒墨樹枝老硬黃筌山水有法虔者好書嘗自寫其詩并畫獻明皇明皇書其尾曰鄭虔

三絶繪圖
寶鑑

外師造化 天寶中有尚書郎張璪性善繪畫多出意象之表松石尤奇東官庶子畢宏亦以韻度擅名一時然每見藻翰墨未嘗不心服因問璪筆法所授璪曰吾外師造化中得心源宏驚歎而已 寓簡

現獅 韋無垂玄宗朝以畫馬異獸擅名時稱韋畫四足無不妙也曾見貌外國所獻獅子酷似其眞後獅子放歸本國唯盡者在圖時因觀覽百獸見之皆懼 畫斷

身外丹青 李林甫思訓弟思誨子也亦善丹青高詹事與林甫詩曰中興唯白雲身外即丹青其畫迹甚佳山水小類李中舍 名畫記

海圖 李思訓子昭道變父之勢妙又過之官至太子中舍創海圖之妙世上言小水者稱大李將軍小李將軍道雖不至將軍俗因其父呼之 上

現相 張孝師爲驃騎尉善畫嘗死而後生故畫地獄變相爲尤工吳道元相見之其效爲地獄變相

神采 曹霸高貴卿公髦之後髦之筆迹獨高魏代天寶末詔寫御馬及功臣相筆墨沉著神采生動

雅律 張志和號煙波子常漁釣於洞庭湖顏魯公於吳興之其高節以漁歌五首贈之張乃爲卷軸乃隨句賦象人物舟船煙波風月鳥獸皆依其文寫之曲盡其妙爲世之雅律 名畫要錄

寫貌海山 顧況字逋羽文嗣之暇兼攻小筆嘗求知新亭監人或詰之謂曰余要寫貌海中山耳仍辟畫者王默爲副尚書故實王默早年授筆法於可廣文虔平生大有奇事顧著作知新亭監時默請爲海中都巡間有意云要見海中山水耳爲職半年解去爾後落筆有奇趣名畫

畫得情性 周昉善屬文窮丹青之妙郭汾陽婿趙縱侍郎嘗令韓幹寫眞衆稱其善後復請昉寫之二者皆存能名汾陽嘗以二畫張旅坐側未能定其優劣一日趙夫人歸寧汾陽問曰此畫誰也云趙郎也復曰何者最似云二畫皆似後畫者爲佳蓋前畫者空得趙郎狀貌後畫者兼得趙郎情性笑言之姿爾後畫者乃昉也汾陽喜曰今日乃決二子之勝負於是今送錦綵數百疋以酧之見聞志

田家水牛 韓滉字太冲公退之暇留意丹青書師張顛畫師陸探微能圖田家風俗人物水牛曲盡其妙議者謂驢牛雖目前之畜狀最難圖也惟晉公於此工之能絕其妙畫錄

畫牛 戴嵩初韓滉鎮浙西命爲巡官師滉畫皆不及獨於牛能盡野性過滉遠甚至於田家川原亦各臻妙弔嶧亦以畫牛得名善作奔逸之狀　嵩善畫水牛畫飲水之牛則水中見影畫牧牽牛則牛瞳中有牧影拾遺

有藏戴崧牛鬬與容觀旁有一收童曰牛鬬力在前

尾在兩股間今尾掉何也

馬正惠嘗得闘水牛一軸云厲歸其畫甚愛之一日展曝於書室雙扉之外存輸租莊賓適立於砌下疑玩久之既而竊哂公見而詰之莊賓曰某非知畫者但識眞牛其鬬也尾夾於髀間雖壯夫旅力不可少閒此畫牛尾舉起所以笑其夫眞見聞志

水火 張南本畫佛像鬼神甚工猶善畫火中和年嘗於成都金華寺大殿畫八明王有一僧遊禮至寺整衣升殿壁間見所畫火勢焰逼人驚懼幾仆時孫位以畫水得名世之論畫水火之妙者獨推此二子蓋水幾於道而火應於神非筆端深造理窟未易形容也

清溪貫河 唐常州太平寺中有一徐處士友能作清濟貫河一筆紆繞尋其端末長四十丈不斷却立而觀濤瀾河湧目爲之眩仰首近之凜然若飛流之濺於面而覺有寒色也時楊公觀而諸矣賞之不已畫鑑宋戚文秀工畫水畫清濟灌河圖一筆長五丈自邊際起通貫於波浪之間與衆豪不失次序超騰回揖圖繪寶鑑

蜀中假館 張諭南海人不第後海寓長安以畫自適後至蜀中因假館於昭慶寺爲僧梵休作早午晚三景圖於壁間率取吳中山水氣象用以落筆爲謂之三時山億宗幸蜀見之歡賞彌日蓋早晚二景人皆能爲之而午景爲難狀也其後王蜀主欲遷于所居與棟相連移之

則損於是遂止

山水訣 荆浩河内人自號洪谷子博雅好古以山水專門頗得趨向善爲雲中山頂四面峻厚自撰山水訣一卷嘗語人曰吳道子畫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當采二子所長成一家之躰故關仝北面事之世論荆浩山水爲唐末之冠益有筆無墨者見落筆蹊徑而少自然有墨無筆者去斧鑿痕而多變態

畫孔雀 邊鸞京兆人攻丹青最長於花鳥折枝之妙古所未有窮羽毛之變態奮春華之芳麗貞元中新羅國獻孔雀解舞德宗召於玄武門寫貌一正一背翠彩生動金鈿遺妍若運清聲宛應繁節書斷

畫松 劉商郎中愛畫松石時畢宏官至庶子亦善畫松樹水石時人云劉郎中松樹孤標畢庶子松根絶妙

畫象外 王宰者家於西蜀貞元中韋皐以客禮待之畫山水樹石出於象外於一善寺畫四時屏風若移造化風候雲物八節此時於一座之内妙之至也上

畫壁圖 鄭谷有雪詩云亂飄僧舍茶煙濕蜜灑歌樓酒力微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時人多傳誦之段贊善善畫因採其詩意景物圖寫之曲盡瀟灑之思特以贈谷谷珍領之復爲詩寄謝見聞志

畫鵝止栖 江南道士厲歸貞善畫牛虎兼工鸛禽雀竹綽有奇思當遊洪州信果觀有三官殿夾紵塑像是玄

宗時所作體製妙絕當被雀鴿糞穢其上歸貢畫一鷂於壁間筆跡奇絕自此雀鴿無復栖上玉堂閑話

墨竹李天人西蜀名家善屬文尤工書畫郭崇韜代蜀得之夫人以崇舀武弁常鬱悒不樂月夕獨坐南軒竹影婆娑可喜卽起揮毫濡墨模寓窓紙上明日視之生意具足或云自是人間往往故之遂有墨竹

畫猫 龍德中何尊師喜戲弄筆墨工作花石尤以畫猫專門凡猫寢覺行坐聚戲散走伺鼠捕禽澤吻摩牙無不曲盡其態度嘗謂猫與虎獨有耳大眼黃不相同云

畫鷄 南唐梅行再思善畫人物牛馬最工於鷄以此得名世號曰梅家鷄爲閑暇尤精其赴敵之狀昂然而來竦然而待磔毛怒癭莫不如生至於飲啄閑暇雌雄惟將衆雛散漫呼食助叫態度有餘曲盡赤幘之妙骨格行思江南人攻畫鬬雞至于爪起項引迴環相擊宛有角勝之勢畫評陳康肅家籠雞一軸號爲神絕見聞志

牡丹奪眞 梁于競善畫牡丹幼年從學因覩學舍前檻中牡丹盛開乃命筆倣之不浹旬奪眞矣後遂酷思無倦動必增有人贈詩曰看時人步澁展處蝶爭來見聞志

重鑒別 梁劉彥齊善畫竹爲時所稱世族豪右重鑒別其所藏名迹不啻不卷每暑伏曬曝一一親自卷舒終日不倦能自品藻無非精當故當時識者皆謂唐朝吳道子手梁朝劉彥齊眼也上

大鶴殿 黃筌字要叔善畫花竹翎毛兼工佛道人物山川龍水全該六法遠過三師孟蜀後主廣政甲辰歲淮南通聘信幣中有生鶴數隻蜀主命筌寫鶴於偏殿之壁警露者啄苔者理毛者整羽者唳天地翅足者精彩態體更愈於生徃徃生鶴立于畫側蜀主歎賞遂目爲六鶴殿焉先是蜀人未曾得見生鶴皆傳薛少保畫鶴爲奇筌寫此鶴之後貴族豪家竟將厚禮請畫鶴圖少保自此聲漸減矣時諺云黃筌畫鶴蘇稷減價益州畫錄

八卦殿 廣政癸丑歲新搆八卦殿藻井之上能排八卦故以號焉景命筌與其子于四壁畫四時花竹兎雉鳥雀其年冬景御斯殿有五坊節級羅師進呈雄武軍先進者白鷹其鷹見壁上所畫野雉離鬬奪舉再三臂者不能制遂縱之直入殿搏之景絕賞良久曰昔聞其事今見其人遽令所進呈者引退無至搦損茲壁召其學士歐陽炯作八卦殿畫壁記仍付史館以表能事又寫白兎於縑素蜀主常懸坐側見聞志益州畫錄畫評趙元長字慮善仕孟蜀國破赴闕配文思院爲匠人常備禁中之役畫馴雉於御座會五坊人按鷹有離鬬欲舉者上命縱之詔入殿宇以搏畫雉上驚賞久之畫評

鍾馗樣昔吳道子畫鍾馗衣藍衫鞾一足趺一目腰笏巾首而蓬髮以左手捉鬼以右手抉其鬼目筆迹遒勁實繪事之絕格也有得之以獻蜀主者蜀主甚愛重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常挂臥內一日召黃筌令觀之筌一見稱其絕手蜀主因謂筌曰此鍾馗若用拇指掐其目則愈見有力試爲我改之筌遂請歸私室數日看之不足乃別張絹素事一鍾馗以拇指掐其鬼目翊日并吳本一時獻上蜀主問曰向止令卿改胡爲別畫筌曰吳道子所畫鍾馗一身之力氣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拇指以故不敢輒改也臣今所畫雖不逆古人然一身之力併在拇指是致別畫耳蜀主嗟賞之仍以錦帛綵器旌其別識見聞志每年抄冬末句翰林攻畫鬼神者例進鍾馗焉丙辰歲忠義進鍾馗以第二指挑鬼眼睛蒲師訓進鍾馗以舁指剔鬼髀三人鍾馗相似唯一指不同蜀王問此畫孰爲優劣筌以師訓爲優蜀王曰師訓力在毋指忠義力在第二指二人筆力相敵難議昇降並厚賜金帛益州畫錄

孟蜀有一術士稱善畫蜀王遂令於庭之東隅畫野鵲一隻俄有衆禽集而噪之次令黃筌於庭之西隅畫野鵲一隻則無有集禽之噪蜀主以故問筌對曰臣所畫者藝畫也彼所畫者術畫也是乃有噪禽之異蜀主然之宋初有道士陸希直者每畫花一枝張於壁間則遊蜂立至向使邊黃徐趙輩措筆定無來蜂之驗此抑非眩感取功沽名亂藝者乎至於野人騰壁美女下墻禁五彩於水中起雙龍於霧外皆出方術怪誕推之畫法闕如也故不録見聞志王耕善畫而牡丹最嘉春張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于庭廡間則蜂蝶萃至本業文因畫所掩竟不成事（葆光）

跼足兩展黃筌飛鴈頭足皆展不知飛鳥縮頭則展足縮足則展頭無兩展者（佩地筆記）

圖善設取王元俊精于圖畫嘗畫一扇于齋中壁上客至遂誤取之（吳越備史）

修理神足甲寅歲春末蜀王或夜夢一人破帽故襴靴眉大目方順廣顙立于殿堦跂一足曰請修理之言訖寢覺翌日因撿他籍見此古畫是前夕所夢者神故絹穿捐畫之左足遂命蒲師訓令驗此畫是誰之筆師訓對云唐吳道玄之筆曾應明皇夢云疥者神也因令重修此足呈進後蜀王復夢前神謝曰吾足履矣上慮爲崇即命焚之（益州畫錄）

畫海水董羽字仲翔善畫魚龍海水其汹湧瀾翻只尺汗漫莫知其涯涘也（圖繪寶鑑）

得山神氣董源事南唐善畫山水樹石幽潤峯巒青深得山之神氣上

得山體貌李成字咸熙唐宗室世業儒寓興於畫師關仝兄煙雲變滅水石幽閒樹木蕭森山川險易莫不曲盡其妙議者謂得山之體貌爲古今第一上

婦人寫照五代婦人童氏江南人工道釋人物當時縉紳家婦人往往求寫照焉有文士題童氏畫詩云林下材華雖可尚筆端人物更清研如何不出深閨裡能以

丹青寫外邊因所畫六隱圖記范蠡至張志和等六人乘舟而隱居者山水樹石人物如豆許甚可愛畫鑒雲烟過眼云不知六隱故實爲何事見宣和畫譜

墨竹 蘇子瞻作墨竹從也一直起至預米芾問何不逐節分曰竹生時何嘗逐節生運思清拔出於文同與可作成林竹甚精子瞻作枯水枝幹虬屈無端石皴硬亦怪怪奇奇無端其胸中盤欝也畫史

集古名手 李公麟字伯時號龍眠居士博覽法書名畫故悟古人用筆意作書有晉宋風格繪事集顧陸張吳及前世名手所善以爲已有專爲一家論者謂鞍馬愈幹佛像追吳道玄山水似李思訓人物似韓滉瀟洒似王維當爲宋畫中第一照映前古者也寶鑑互見馬部

菩薩竹 程堂字公明善畫墨竹好畫鳳尾竹又登峩眉山見菩薩竹有結花於節外之枝者茸密如裘即寫其形於中峯乾明寺僧堂壁間儼如生也又象耳山有苦竹紫竹風竹雨竹好事者已刻之石畫繼

桃溪蓼岸 宋宗室婦曹氏善丹青所畫皆非優柔軟媚取悅兒女子者真若有得于遠覽見江湖山川間勝槩以集於筆端耳嘗畫桃溪圖蓼岸圖極妙有品題者云詠雪才華稱獨秀回紋機杼更誰如如何鸞鳳鴛鴦吾畫得桃溪蓼岸圖由此益顯其名宣和畫譜

猥役 吳郡顧士端出身湘東國侍即後爲鎮南府刑獄

叅軍有子曰庭西朝中書舍人父子並有琴書之藝尤妙丹青常被元帝所使每懷羞恨彭城劉岳橐之子也仕爲驃騎府管記平氏縣令才學快士而畫絕倫後隨武陵王入蜀下牢之敗遂爲陸護軍畫支江寺壁與諸工巧雜處向使三賢直運素業豈見此恥乎顏氏家訓

畫師見羞 太宗常與侍臣學士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四詔座者爲詠召閻立本令寫焉時閣外傳呼云畫師立奉時已爲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俛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座賓不勝媿赧退誡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兔面墻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刋青見知躬厮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誡勿習比未彼舊曹

金軸見剔 王播居永寧里蓄法書名畫以金玉爲寶以鑿垣貯之重復固秘及被誅爲人破垣剔取金玉而棄書畫於道路且王播元載之禍書畫於胡椒無異長輿元凱之病錢僻與傳癖何殊名雖不同其感一也李義安金石錄序容齋隨筆無此二句

昔蕭繹江陵陷沒不惜國亡而毀裂書畫楊廣江都傾滅不悲身死而復取圖書豈人性之所嗜主死不能忘之矣上

畫龍 自昔豢龍氏歿龍不復擾所謂上飛於天晦隔層雲下歸于泉深入無底人不可得而見也畫龍惟五代四明僧傳古大師其名最著畫龍者析出三停分成九

似窮游泳蜿蜒之妙得回蟠升降之宜仍要駿鬣肘毛筆畫壯快直自肉中生出爲佳也凡畫龍開口者易爲巧合口者難爲功畫家稱開口貓稱合口龍言其兩難也見聞志

丹青之病 三代已前人皆跣足三代已後始服木屐伊尹以草爲之名曰屐秦世參用絲革靴本胡服趙靈王好之制有司衣袍者宜穿皂靴唐代宗朝令宮人侍左右者穿紅錦勒靴凡在經營所宜詳辨　如閻立本圖昭君妃虜戴帷帽以據鞍王知愼畫梁武南郊有衣冠而跨馬殊不知帷帽創從隋代軒車廢自唐朝吳道玄畫仲由戴木劍不知木劍創於晉代亦丹青之病耳

古今圖畫 且觀代間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羣公祀二疎而兵士有着芒屩者閻立本畫明君入匈奴而婦人有着帷帽者夫芒屩出于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于隋代非漢官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爲故實者乎舊唐書劉子玄太子什議

圖棊

兵法 俗有圖棋或言是兵法之類上者張置疏遠多得道而爲勝中者務相遮絕要以爭便求利下者守邊趁作罫自生於小地猶薛公之言點布反也上計取吳楚廣道者也中許塞成皐遮要爭利者也下計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趁作罫者也更始帝將相不能防衛而今

郢中死棋皆生 桓譚新論

象地效天 北方之人謂棋爲奕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布列效天文也 班固

縱橫棋局 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 邯鄲淳藝經

九品 夫圍棋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眛四曰通幽五曰用知六曰小巧七曰鬬力八曰若愚九曰守拙九品之外今不復云

計數 一六得貪勝二八界宜緩三攻彼顧我四棄子爭先五捨小就大六逢危須棄七愼勿輕速八動須相應九彼強自保十變孤取和 劉仲甫

視君如棋 衛獻公將入國甯喜許之太叔文子聞之曰甯子視君不如奕棋何以免乎奕者舉棋不定不勝其偶而況置君而不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也哉次年衛殺甯喜 左襄二十五

大禪聖教 杜陵杜夫子善奕棋爲天下第一人或譏其費日夫子日精其理者足以大禪聖教 西京雜記

賜獻圍棋 后帝延熙七年魏曹爽寇漢中帝遣費禕禦之將行光祿大夫來敏詣禕別求其圍棋時羽檄交至人馬環甲嚴駕已訖禕與對戲了無倦色敏曰聊以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至敵遂退

無益孫權太子和當言常世士人宜請修術校習射御以周世務而但交游博奕以防事業非進取之謂也後羣寮侍宴言及博奕以爲防事費日而無益於用勞精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修業積累功緒者也且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高山景行恥非其次夫人情猶不能無嬉娛嬉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射御之間何必博奕然後爲歡乃命侍坐者入人各著論以矯之於是中庶子韋曜退而論奏和以示賓客時察穎好奕直事在置者頗歟焉故以此諷之異志

棋聖 嚴武字子卿衛尉畯再從子也圍棋莫與爲輩吳錄善圍棋者世謂之棋聖故嚴子卿馬綏明有棋聖之名也抱朴

手談 王中郎以圍棋是坐隱支公以圍棋為手談世說上以圍棋爲手談故其在哀制中祥後客來即用方幅爲會戲語林

中興之冠 江霦善奕爲中興之冠徐廣晉紀王恬字敬豫與濟陽江霦俱善奕棋爲中興第一晉中興書江霦與王恢等棋第一品道第五品范汪棋品

劫急 陳留阮蘭字弘茂爲開卦令縣側有劫賊外白甚急數簡方圍棋長嘯吏云劫急簡曰局上有劫亦甚急陳留志

奕具投江 陶侃爲荊州見州左史博奕具投之于江曰

圍棋堯舜以教愚子博殷紂所造諸君並國器何以此爲將吏則加鞭朴曰樗蒲者牧猪奴戲耳

文子圍棋王導嘗共其子悅圍棋爭道導曰與汝有瓜葛何得爾耶世說

不即下江僕射霦年少王道呼與共棋王手嘗不如兩道許而欲敵導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不行曰恐不得耳傍有客曰此年少戲乃不惡王徐舉手曰此年少非惟圍棊見勝上

圍棊應答殷仲堪在都嘗往看棋諸從在瓦棺寺前宅上于時袁羌與人共在窓下圍棋仲堪在裏問袁易義袁應荅如流圍棋不輟袁意傲然殊有餘地殷撰辭致難每有往復俗說

憂祖納遯兄也好奕棋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奕棋納曰聊以忘憂耳隱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速不遇則以言違其才裁成國史得失俱取散愁何必圍棋必然後忘憂也祖遯傳　王隱傳

裴遐裴綽子也嘗在東平將軍周馥坐與人圍棋馥司馬行酒遐未卽飲司馬醉怒曳遐墮地遐徐起還坐顏色不變復棋如故其性虛和如此晉書

圍棋參軍于瓚陳節戲事曰夫嬉戲非爲治之本自今槾蒲擲馬諸不急戲宜一斷之翼曰今惟許其圍棋餘悉斷庾翼集

若如龍鳳 晉羅什與人棋拾敵死子空處如龍鳳形

爛柯 信安郡石室中晉時樵者王質伐木入山見二童子棋與一物如棗核食之不覺飢以所持斧置坐而觀童子指謂之曰汝斧柯爛矣盾歸鄉閭無復時人述異記

昔有人駕牛採樵入蒙泰山見二老人奕棋其人係牛坐斧而觀局未終老人謂曰非汝久留之所樵人起而斧柯已爛牛已爲枯矣黎州圖經

賜局 何承天素好奕棋頗用廢事又善彈箏文帝賜以局子及銀裝箏承天表謝上答曰局子之賜何必非張武之金耶南史

劇棋 羊玄保爲黃門侍郎善奕棋品第三宋文帝亦好奕與賭郡玄保戲勝以補宣城太守常中使至玄保曰今日上何召我耶其子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旣佳風景當得劇棋上

棋深 宋大明時瑯琊王喜善棋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稽夏赤松第二品赤松思速善于大行思莊思遲巧于鬪棋宋文帝世羊玄保爲會稽帝遣思莊入東宮與玄保戲因置局圖還于帝前覆之蕭道成使思莊與王杭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倦遣還省至五更方決杭睡於局後思莊達旦不寐時或云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久人不能對也永明中敕杭品棋竟陵王子良使蕭惠基掌其事惠基善隸書及奕棋南齊書

飛棋 宋明帝好圍棋棋甚拙去格七八直物議共欺以爲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杭圍棋依品賭戲杭饒借帝曰皇帝飛棋臣杭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爲信然好之愈篤虞愿曰堯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南史

棋州 宋明帝好圍棋定州邑以建安王休仁爲圍棋州都大中正王湛與太子右衛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庾珪之彭城丞王杭四人爲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傳楚之爲清定訪問丄

抑手 齊高帝性寬嘗與直閣將軍周覆給事中褚思莊累局不倦覆乃抑上手不許易行其私厚如此上

破荻爲局 齊武陵王畢嘗於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棋子良大比及退豫章文獻王謂畢曰汝與司徒手談故當小相推讓答曰畢立身以來未嘗一口妄語初畢少時無棋局乃破荻爲片縱橫以爲棋局指點形勢遂至名品上

辭拙 崔慰祖字悅宗爲始安王遙光記室遙光好棋數召慰祖對戲慰祖輒辭拙非朔望不見也南齊書

最定棋譜 梁武帝好奕棋使柳渾品定棋譜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優劣爲棊品三卷惲爲第二馬帝謂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于柳渾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子十八南史二十八

圍棋失曜 梁到溉爲侍中與武帝棋達旦或復失寢加

以低睡帝嘲曰狀若喪家狗又似懸風槌

上品制勝 高祖時有范寧兒者善圍棋會與李彪使梁蕭頤頤令江南上品王杭與甯兒制勝而還 魏書

覆局不差 到溉奕棋入第六品與朱异聿黯於御座校棋比勢覆局不差一道

覆局 陸雲公大同末受武帝詔校定棋品到溉未异以下並集雲公瓊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都下號曰神童异言之武帝召見風神警亮進退詳審帝甚異之 南史

奏事不申 古弼入奏事遇世祖與給事中劉樹碁志不聽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間乃起于世祖前捽樹頭墜下床以手搏其耳以拳擊其背曰朝廷不治是爾之罪世祖失容放碁曰不聽奏事實在朕躬樹何罪置之弼奏事訖曰爲人臣而逞其志於君前者非無罪也乃命公車自劾請罪世祖曰吾聞築社之役蹇而築之端冕而事之神與之福然則卿有何罪 魏書

奕世社稷 甄琛字思伯舉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棋弁日至乃通宵不止手下蒼頭常令秉燭或時睡頓大加其杖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白琛曰郎君辭父母仕宦京師若爲讀書執燭奴不敢辭罪乃以圍棋日夜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惕慙感遂從許獻李彪假書研習聞見益優 上

藝 北齊王子華善畫王子冲善棋通神號爲二絕名畫

猧子亂局 夏日明皇與親王棋令賀懷智獨奏琵琶妃子立於局前觀之上欲輸次妃子將康國猧子放之令於局上亂其輸贏上甚悅焉 天寶遺事 楊妃列傳

爭先 一行本不解棋因會燕公宅觀王積薪棋一局遂與之敵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念貧道四句承除與則人人爲國手 酉陽語資

老姥指教 翰林碁者王積薪從明皇西幸寓宿深溪之家但有婦姑止給水火纔暝闔戶積薪夜聞姑謂婦曰良宵無以爲適與子手談可乎堂內無燭婦姑各在東西室對談已而姑曰予已北矣吾止勝九稱耳遲明皇具禮請問出局盡平生之好布子未及數十姑謂婦曰是子可教以常勢因指示攻守殺奪捄應防拒之法王意甚畧曰此已無敵人間矣謝而別回顧失向之室矣 異叢談記 自是積薪之藝絕無其倫即布所記婦姑對敵聲勢罄竭心力較其九稱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蜀勢至今棋圖有焉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 集異記

藝盛新羅 開元二十五年使鴻臚少卿邢璹爲新羅吊册使將進發上謂璹曰新羅號君子之國頗知書記卿到可闡揚經典使大國儒教之盛又聞其人多善奕棋因令善棋人率府兵曹楊季鸞爲璹之副璹等至彼大爲蕃人所敬其國棋者皆在季鸞之下於是厚賂璹等金寶及藥物等 舊唐

惜名　韋延祐圍棋與李士秀敵手秀惜其名不肯先寧輸延祐籌終饒兩路延祐本應明經舉道過大梁其護戎知其善棋表進之遂因言江淮足棋人就中奕棋明經者多解嘉話錄圍棋工者近有韋延祐楊芃首出國史補

博打子　肅宗在彭原廨舍隘狹帝與張良娣博打子聲聞於外李泌言帝乃潛令刻乾樹子不欲有聲良娣以是怨泌

入侍東宮　順宗爲太子王叔文以善棋得侍東宮

弄字忘恚　李訥僕射性卞急酷尙奕棋每下子安詳極于寬緩徃躁怒作家人輩則容以奕具陳于前訥賭便然改容以取其子布弄都忘其恚矣南部新書

令狐局　令狐相擬李遠爲杭州宣宗曰李遠云長日惟有一局棋豈可臨郡相曰詩人之言非有實也幽冥鼓火

日局　日本國王子入貢善奕宣宗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王子不勝問曰此第幾手答曰第三手王子歎曰小國之一不及大國之三王子出本國楸玉棋局冷煖玉棋子蓋玉之蒼者如楸玉色其冷煖者冬煖夏煖北夢瑣言

天帝名棋　唐咸通中翰林待詔滑能棋品最高有張生者年可四十請對局初饒一路滑生精思久之方下一子張隨手應之或起行庭際候滑生更下又隨應之及黃寇犯闕喜宗幸蜀滑將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張曰不必前適棋非棋客天帝命我取公棋耳滑驚愕妻子

啜泣奄然而逝上

夢吞棋經 唐僖宗自普王即位幼而多能素不曉棋一日夢人以碁經三卷焚而使吞之及覺命待詔觀棋凡所指畫皆出人意補錄紀傳

僞爲不勝 李道古便佞巧宦常以酒肴棋博游公卿門角賭之際僞爲不勝而厚償之故得一時虛名而嗜利者悉與之狎續世說

亂局 石晉陳保性極鄙吝每與人奕棋敗輒手亂其局懼所賭金錢不欲償也及卒家無妻兒惟有白金十鋌爲他人所有上

呼白鸚鵡 韓偓姚洎俱爲翰林學士從昭宗幸岐偓每與兩使勅令棋兩使不勝洎即以手壞之偓呼爲白鸚鵡若洎不在兩使將輸必大呼曰白鸚鵡洎應聲至

假棋濟貪 蜀簡州刺史安重霸瀆貨無厭州民有油客者姓鄧能棋其家亦贍重霸召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子俾其退立于西北牖下候我算路乃始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倦立且飢殆不可堪次日又召或有諷鄧生曰此侯好賂本不爲棋何不獻賂而自求退乃獻中金三鋌獲免北夢瑣言

投局 後主初嗣位數與嬖倖奕棋蕭儼入見作色投局于地後主大駭詰之曰汝欲放魏徵耶儼曰臣非魏徵則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爲罷矣陸南唐書

賦棋 宜春王從謙李璟之第九子好學善爲詩璟於苑中與宰相奕棋從謙在焉令賦觀棋詩曰竹林二君子盡日意沉吟相對雖無語爭先各有心恃強知易失守分固難侵若算機籌處滄溟想未深

棋說 潘愼修善奕棋太宗屢召對奕因作棋說以獻大抵謂棋之道在乎恬然而取舍爲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則能變知則能兼信則能克君子知斯五者庶幾可以言棋矣因舉十義以明其要 宋史

十野狐 葉濤好奕棋王介甫作詩切責之終不肯已奕者多廢事不以貴賤嗜之率背失業故人目棋稱爲木野狐言媚惑人如狐也 元懷拊掌錄

握槊

握槊 魏時浮陽高光宗善樗蒲趙國季幼序洛陽丘何奴並工握槊此蓋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將殺之弟從獄中爲此戲以上之意言狐則易死也世宗以後大盛於時 魏書握槊胡中戲即今雙陸也 續事始

陳思王製雙陸局置骰子二骰合作投擲之義今作骰非聲譜

豁然有聲 爾朱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忽開局上豁然有聲一局子盡倒立世隆甚惡之 北史

齊武成亂 齊武成時恒令和士開與胡太后握槊又出入臥內遂與太后爲亂上

則天時南海郡獻集翠裘珍麗異常張昌宗侍側則天因以賜之遂命披裘供奉雙陸宰相狄仁傑時入奏事則天令畀座因命梁公與昌宗雙陸梁公拜恩就局則天曰卿二人賭何物梁公對曰爭先三籌賭昌宗所衣毛裘則天謂曰卿以何物爲對梁公指所衣紫袍曰臣以此敵則天笑曰卿未知此裘價逾千金卿之所指爲不等矣梁公起曰臣此袍乃大臣朝見奏對之衣昌宗之衣乃嬖倖寵遇之服對臣之袍臣猶快快則天業已處分遂依其說而昌宗心赧一沮氣勢索莫累局連北梁公對御就褫其裘拜恩而出及至光範門遂付衆奴衣之乃促馬而去集異記　異

雙陸不勝武后問石泉公王方慶曰朕夜夢雙陸不勝何也曰蓋謂宮中無子意者恐有神靈儆夫陛下因陳人心在唐之意后大悟召廬陵王復其儲位俾石泉公爲宮相以輔翊之李繁大唐說纂　后問狄仁傑曰朕昨夜夢與人雙陸頻不見勝何也對曰雙陸輸者蓋謂宮中無子此是上天之意假此以示陛下安可久虛儲位哉李邕狄梁公傳　后欲以武三思爲太子以問宰相仁傑曰非廬陵莫可后怒曰議久之召謂曰朕數夢雙陸不勝何也於是仁傑與王方慶俱在二人同辭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之其意者以儆陛下乎唐書

此一事也而所傳各異新史詎合而一之謂之信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得乎

點籌 中宗在房州時常謂韋后曰一朝見天日誓不相禁忌及得志受上官昭容邪說引武三思入宮中升御床與后雙陸帝爲點籌以爲歡笑醜聲口門于外舊唐后與三思升御床博戲帝從旁點籌不爲忤新

家語曰君子不博其爲兼行惡道故也論語云博奕爲賢古爲大博則六著小博則二梵今無小者比世所行一梵十二棋數術淺短不足可翫

穆天子傳天子北入鄗與井公博三日而決則博非雙陸也舊云雙陸新曰博戲混而一之何耶

賜緋 白投子以飾四朱者因明皇與貴妃采戰將北唯重四可轉敗爲勝上擲而連呼叱之宛轉良久面成重四上大悅命高力士賜四緋也潘氏紀聞

樗蒲 老子入胡曰作樗蒲焉博物志

過差 頃聞諸君有樗蒲過差者初爲是政事閑暇以娛意耳故未有言也今知大相聚集漸以成俗聞之能不憮然庾翼集

償直 劉裕初名徽位薄輕狡無行盛流皆不與相知惟王謐獨奇貴之裕嘗與刁逵樗蒲不時輸直逵縛之馬柱謐責逵而代償由是裕憾逵而德謐桓玄之敗謐爲公而逵亡族

彈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彈碁 成帝好蹴踘羣臣以蹴踘爲勞體非至尊所宜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劉向作彈碁以獻帝大悅賜青羔裘紫絲履服以朝覲 西京雜記

彈碁者仙家之戲也昔漢武帝平西域得胡人善蹴踘者蓋玄其便捷跳躍帝好而爲之羣臣不能諫侍臣東方朔因以此藝進之帝就舍蹴踘而上彈碁焉 彈碁經序 傳玄彈棋賦序亦以爲劉向爲武帝作

裝器 彈棋始自魏文帝宮內裝器戲也文帝於此伎特妙用手巾拂之無不中者有客自云能帝使爲客着之葛巾拂棋妙逾於帝 世說

名役唐順宗在春宮日甚好之時有吉達高釴崔同楊同愿之徒悉爲名役有竇深崔長孺甄偶獨孤后亦爲亞焉至於長慶之末好事之家猶見有局尚多鮮者 彈棋經後序 彈棋亦近世雅戲消愁釋潰時可爲之 顏氏家訓

藏鉤

藏鉤 爲藏彄之戲辛氏以爲鉤弋夫人所起周處成公綏並作彄字藝經庾閑則作鉤字其事同也俗云此戲令人生離有禁忌之家廢不修也 荊楚歲時記

會戲 晉海西公時有貴人會因藏彄欻有一手間在衆臂之中修骨巨指毛色粗黑舉坐咸驚尋爲桓大司馬所誅舊傳藏彄令人生離斯驗深矣 異苑

投壺

矯懈 正心投壺者所以矯懈而正心也 晉傳玄投壺賦序

樂賓 投壺之禮主人奉矢司射奉中使人執壺主人請曰某有枉矢哨壺請以樂賓賓曰子有旨酒嘉餚某既賜矣又重以樂敢辭主人曰枉矢哨壺不足辭也敢固以請賓曰敢不敬從

中雋 晉侯以齊侯宴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人中此爲諸侯師中之齊侯舉矢曰有酒如渭有肉如陵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伯瑕謂中行穆子曰子矢辭無固師諸侯矣壺何爲焉其中雋也齊君弱吾君歸弗來矣

驍傑 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爲矢不用棘也古之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豆於中惡其矢躍而出故郭舍人則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爲驍言如博之堅棋於輩中爲驍傑也每爲武帝投壺輒賜金帛 西京雜記

隔屏 石崇有妓善投壺隔屏風投之 晉書

梟不絕 王胡之善於投壺言手熟閉目 晉陽秋

常宿晏明旦將朝見柳惲投壺梟不絕停舉久之進見逐晚齊武帝遲之王以實對武帝復使爲之賜絹二十匹 南中

蓮花驍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爲其矢之躍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帶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瑨弘正之子會

稽賀嶽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又嘗爲小障買壺其外隔障投之無所失也至鄴以來亦見廣寧蘭陵諸王有此校具舉國遂無投得一驍者家訓

龍躍隼飛 薛眷感者善投壺龍躍隼飛矯無遺箭置壺於背後却反以投之百發百中余元慶載

優人

冀爲天倡 冀星主南宮之羽儀文物聲名之所豈茂爲樂庫爲天倡先王以賓於四門而列天庭之衛王俳偕近太微而爲尊余元包

許千金貸 孫叔敖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會許千金貸吾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爲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卽慷慨商歌曰貪吏不可爲而可爲廉吏可爲而不可爲貪吏而不可爲者當時有汙名而可爲者子孫有以家成廉吏而可爲者當時有清名不可爲者其后躬祖而負薪貪吏嘗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涕泣數行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卽求其子封于潘國潘國卽固始也漢延熹中立碑

史記云優孟爲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

言謂何孟言婦言愼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爲楚相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楚莊王封其子於寢丘言優孟則可謂莊王以爲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殊未可憑又葬馬云齊趙陪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楚莊時安得有趙韓魏也又云孟後二百餘年秦有優旃莊王至始皇止二百年耶

飲五日夜 趙襄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誡邦士也夫飲酒五日五夜矣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襄子懼謂優莫曰然則乂亡乎優莫曰不亡襄子曰不及紂二日耳不亡何待優莫曰桀紂之亡也遇于武令天下盡乂也而君紂也桀紂並世焉能相亡然亦殆矣薪序

漆城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秦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王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史記

狩樂忘返 苻堅嘗如鄴狩于西山旬餘樂而忘返伶人王洛叩馬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履危故文帝馳車袁公止轡孝武好畋相如獻規陛下爲百姓父母蒼生所係何可盤于游畋以玷聖德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禍起須臾變在不測其如宗廟何其如太后何堅曰吾過也自是遂不復獵載記

論孔弟子 北齊石動筩嘗於國學中看博士論云孔子弟子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已着冠幾人未着者冠博士曰經傳無文動筩曰先生讀書豈合不解孔子弟子已着冠有三十人未着冠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據何文以知之古論語云冠者五六人三十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豈非七十二人坐中皆大笑博士無以應之啓顏錄

旱寃戲 侍中宋璟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之謂中丞李謹度曰服不更訴者出之尚訴未已者且係由是人多怨者會天旱有魃優人作魃狀戲於上前問魃何爲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曰負寃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係獄抑之故魃不得不出明皇心以爲然又璟使御史蕭隱之充使括江淮惡錢隱之嚴急擾煩怨嗟盈路上於是貶隱之官罷璟爲開府儀同三司通鑑

圓夢脫命 安祿山之叛也玄宗幡遷於蜀有陷在賊中者多爲祿山所脅從而黃幡綽同在其數亦得出入左右及收復幡綽被拘至行在上憐其敏捷什之有於上日黃綽幡在賊中與大逆圓夢皆順其情而忘陛下積年之恩祿山夢見衣袖長忽至陛下綽曰當垂衣而

治之祿山夢見殿中隔子倒綽曰革故從新推之皆此類也綽曰臣實不知大駕塵蒙赴蜀既陷在賊中寧不苟悅其心以脫一時之命今日得再見天顏若與大逆圓夢必知其不可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逆賊夢衣袖長是出手不得也夢槅子倒者是胡不得也以此臣故先知之上大笑而止明皇十七事

步打狀元 僖宗頗工眾藝於音律博蹴踘鬬雞自以爲能于步打嘗謂優人石野猪曰朕若作步打進士舉須爲狀元野猪對曰若遇堯舜作禮部侍郎恐陛下不免落第北夢瑣言續世說作若應學毬進士舉

乞禁明月 唐昭宗時財用窘乏李茂貞令權油以助軍需俄有司言官油沽賣不行多爲諸門放入松明挽奪乞行禁止蓋民間然松明爲燈故也優人張廷範曰此事大好更有一例便可并月明禁之茂貞大笑松明之禁遂止

五縣大子 王延彬獨據建州稱僞號一旦大設爲伶官作戲辭云只聞有泗州和尚不見有五縣天子南部新書

石頭擦倒 仁宗時賞花釣魚宴賦詩往往宿製天聖中永興軍進山水石因命賦山水石歌出於不意多流惡者中坐優人入戲各執紙筆若吟詠狀一人忽仆入石上曰數日來作賞花釣魚詩淮備應制却被這石頭擦則明日降出詩令中書銓定內鄙惡者與外任東齋遺事

雙陸戲 遼伶官羅衣輕滑稽通變多所規諷興宗於大弟重元狎昵宴酣許以千秋萬歲後傳位重元甚喜驕縱不法又因雙陸賭以居民城邑帝屢不競前後已賞數城重元既恃梁孝王之寵又多鄭叔段之過朝臣無敢言者道路以目一日復轉羅衣輕指其局曰雙陸大癡和你都輸去也上始悟不復戲（遼史伶官傳）

王安石位 蔡京作宰弟卞爲元樞卞乃王安石婚尊崇安石當孔廟釋奠時祭於配享而封舒王優人設孔子正坐類五於安石侍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揖孟子居上孟辭曰人可達尊爵居其一輒近蒙公爵望公貴爲眞王何必謙先如此遂揖顏曰回也陋巷匹夫乎無生不分事業公爲名世眞儒位貌有間辭之過矣安石遂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惶懼拱手云不敢徃復未決子路外入憤憤不能堪經趍從祝堂挽公冶長臂而出公冶爲窘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數之曰汝全不救護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壻其意以譏卞也時方議欲升安石於孟子之右爲此而止（夷堅志）

取三秦 紹興壬戌省試秦檜之子嬸姪昌時昌齡皆奏名公議籍籍而無敢輒語至乙丑春首優者卽戲場設爲士子赴南宮相與推輪知舉官爲誰指侍從某尚書某侍郎當主文柄優長者非之曰今年必差彭越問者曰朝廷之士不門有此官員曰漢梁王也曰彼是古人

死已千年如何來得曰前舉是楚王韓信越一等人所以知今爲彭王問者雖言其妄且扣厥措笑曰若不是韓信如何取得他三秦四坐不敢領畧一閧而出秦亦不敢明行譴罰云

二勝環 秦檜以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朔賜第望僊橋丁丑賜銀絹萬匹兩錢千萬綵千縑有詔就第賜燕假以教坊優伶宰執咸與中席優長誦致語退有參軍者前褒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倚從之詼語雜至賓歡既洽參軍方拱揖謝將就倚忽隆其幞頭乃總髮爲髻如行伍之巾後有大巾鑁爲雙晶宜勝伶指而問曰此何鑁曰二勝鑁遽以朴擊其首曰爾但坐太師交倚請取銀絹例物此鑁掉腦後可也一坐失色檜怒明日下伶於獄有死者於是語禁始益繁苛嬋令柃等吻禍蓋其未流焉

程史

彌遠堅 史彌遠用事選人改官多出其門制因太宴有優爲衣冠者數輩皆稱爲孔門弟子相與言吾儕皆選人遂各言其姓曰吾爲常從事吾爲於從政吾爲吾將仕吾爲路文學別有二人出曰吾宰子也夫子曰於予與改可謂僥倖其一曰吾顏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吾爲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爲獨改曰吾鑽故改汝何不鑽回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耳曰汝之不改宜也何不鑽彌遠乎

大韓小韓 韓平原在慶元初其弟仰胄爲知閤門事頗與密議時人謂之大小韓求捷徑者爭詣之一日內燕優人有爲衣冠到選者自敘履歷材倭多得美官而留滯銓曹自春徂冬未有所擬方徘徊浩歎又爲日者弊帽持扇過其旁遂邀使談庚申問以得祿之期日者厲聲曰君命甚高但於五星局中財帛宮若有所礙目下若欲亨達先見小寒更望成事必見大寒可也優蓋以寒爲韓侍燕者皆縮頸匿笑程史

鳳凰見瑞 金章宗蒲蔡皇后沒世中宮久虛官人李師見性慧黠大蒙愛幸欲立以爲后金朝故事其娶后尚主皆諸部部長之家而李氏微甚其大臣固執不從臺諫以爲言章宗不得已進封爲元妃而勢位熏赫與皇后侔其兄弟皆擢顯近勢傾朝廷四方射利競進之後爭趣其門一日章宗宴宮中優人玳瑁頭者戲於前或問上曰有何符瑞優曰汝不聞鳳凰見乎其人曰知之而未聞其詳優曰其飛有四所應亦異若向上飛則風而順時向下飛則五谷豐登向外飛則四國來朝向裏飛則加官進祿上大笑而罷金史妃傳

鍾庸大鶴 宋端平間眞德秀應召而起百姓仰之若元祐之仰凍水也繼參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卒魏了翁帥師亦未及有所經畧而罷臨安優人裝一生儒手持一鶴別一生儒與之避逅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所

持何物曰大鶴也因傾蓋歡然呼酒對飲其人大嚼洪吸酒肉靡有孑遺忽顛仆于地羣數人曳之不動一人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中庸大學典了許多酒食一動也不動遂一笑而罷鶴林玉露

客人賣傘 嘉泰末年平原公恃有扶日之功凡事自作威福政事皆不由內出會內宴伶人王公瑾曰今日政如客人賣傘不由裏面後寧宗恭淑后上仙而曹氏爲婕妤平原特以爲親屬偶值真里富國進馴象至平原語公瑾曰不聞有眞里富國公瑾曰如今有假楊國忠平原雖憾之而無罪加焉白髓

天中記四十一卷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天中記60巻』　請求記号 032-Ti281t

ガラス使用